

《集体之家的冬日食谱》图形—背景理论分析

丽丽, 王云*

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齐齐哈尔

【摘要】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诗人路易斯·格吕克 (Louise Glück) 晚期诗作以表现老年主题而著称, 2021年出版的诗集《集体之家的冬日食谱》标志着格吕克作品中老年主题的深化与精神境界的升华, 其中的盆栽、《雉鸡图》等中国意象, 不仅为诗人的创作注入了新意, 而且拓展了其诗作的诠释空间。本文运用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 从植物图形化和主题图形化表现解读诗集《集体之家的冬日食谱》, 探究诗人如何在逆境中重塑自我价值, 进而展现诗人超然面对生死, 珍惜当下的心境。

【关键词】 图形-背景理论; 路易斯·格吕克; 《集体之家的冬日食谱》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18日

【出刊日期】 2026年3月31日

【DOI】 10.12208/j.ssr.20260099

An analysis of *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gure-ground theory

Li Li, Yun Wang*

Qiqihar University, Qiqihar, Heilongjiang

【Abstract】 Louise Glück, an American poet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s celebrated for her later works that explore themes of old age. Her 2021 poetry collection, *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 delves deeper into the motif of old age and elevates the spiritual dimensions in her poetry. The Chinese imagery in the poetry, such as “bonsai” and the “Album of Pheasants”, not only injects new ideas into the poet's creation but also expands the interpretive space of her poems.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from cognitive poetics to analyze *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 by examin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gurative plants and the figurative themes. It investigates how Glück reconstructs self-worth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and thereby unveils the poet's transcendent perspective on life and death, emphasizing the value of the present moment.

【Keywords】 Figure-ground theory; Louise Glück; *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

1 引言

《集体之家的冬日食谱》(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 以下简称《冬日食谱》)是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诗人露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 1943-2023)的代表作品,于2021年出版,收录15首精心雕琢的诗作。这部诗作聚焦后疫情时代人类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格吕克这位善于“镶嵌多元文化资源”的诗人,在年近八旬之际将目光转向东方,融入道家思想与经典,用苔藓、盆栽及封面八大山人画作等蕴含道家思想的意象,寄托对生命与生活的沉思。

本文基于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以“苔藓”“盆栽”两大核心植物意象及封面画作《雉鸡图》为切入点,探析格吕克在生命晚期为作品赋予的“内在状态”,揭示诗人如何借这些凸显的图形隐喻逆境中的

生存智慧,展现其超然生死、珍惜当下、向往生命自由的心境。

2 图形-背景理论

认知诗学作为一门跨学科属性的学科,其研究基础建立在一系列与认知活动相关的语言结构及语言运用理论之上,并将这些理论模型广泛应用于诗歌等各类文学文本的研究实践中,图形-背景理论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起源于心理学范畴,由丹麦心理学家爱德加·鲁宾(Edgar Rubin)于1915年首次提出,他还设计了人脸/花瓶图,帮助人们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理论的核心内涵。

这一图形揭示了图形与背景的动态关系: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脸面上时,人脸便成为知觉中的图形,而被忽略的花瓶部分则构成了衬托图形的背景;反之,

*通讯作者:王云(1972-)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等。

若人们将注意焦点投向花瓶, 那么人脸就会转化为背景。“人脸—花瓶”图形所呈现的这种“知觉凸显”现象, 即为“知觉凸显”。从理论本质来看, 图形是人类知觉直接捕捉的对象, 而背景则是认知过程中用以参照图形的基准, 这一核心逻辑正是图形-背景理论得以运用的“凸显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minence)^[1]。

在认知诗学的研究框架中, 图形—背景理论被引入诗歌等文学文本的分析的领域, 成为开展文学文本研究与解读的基本特征之一。斯托克威尔(Peter Stockwell)在《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一书中, 以图形(figure)与背景(ground)的关系为研究切入点, 对现代诗歌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明确指出, 文学文本的阅读过程并非静态的接收, 而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 读者需要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身的注意力分配, 进而构建并跟随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动态关联^[2]。此外, 他还强调, 读者的注意力并非“无差别、无局限”的发散状态, 而是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特征^{[2]18}。

从二者的核心关联来看, 图形始终包含于背景之中, 同时又凭借其凸显性区别于背景, 成为人们知觉与注意力的核心焦点; 而背景作为认知活动的参照基点, 在整个认知过程中处于非凸显的辅助位置, 二者相互依存、动态转化。斯托克威尔提出了在视觉场域或文本场域中最容易被感知为图形的部分, 通常会具备以下一种或多种使其凸显的特征: 本身可被视作独立完整的客体或要素, 拥有清晰界定的边缘, 以此与背景相区分; 相对于静止的背景发生位移; 在时间或空间维度上先于背景出现; 是从背景中脱离出来, 或是从背景中显现进而成为图形的部分; 相较于场域内的其他部分, 细节更丰富、聚焦更清晰、亮度更高, 或是更具吸引力; 处于场域内其他部分(即背景)的上方、前方、顶端, 或是体量大于这些部分^{[2]15}。

因此, 本文基于图形—背景理论, 对《集体之家的冬日食谱》进行认知诗学解读, 重点分析文本内隐的植物图像化、主题图形化的图形—背景关系, 发掘其认知理据, 引导读者跟随格吕克设定的关联调整注意力, 深入理解作品多重意义。

3 植物的图形化—象征意义的凸显

格吕克素有“花园里的诗人”之美誉, 这让读者在欣赏她的诗歌时会不自觉将注意焦点定格在她对植物的描写上, 并思考其深层涵义^[3]。在仔细阅读标题诗《冬日食谱》时可以发现, 植物“苔藓”“盆栽”作为图形占据的内容很多。从“苔藓”到“盆栽”的图形转化体

现出诗人最终参透生死规律、顺应自然之道, 达成了内心的宁静与生命的自由。

3.1 “苔藓”——艰难环境下的生存隐喻

标题诗《冬日食谱》可以被划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描写了老人们进入树林采集“苔藓”、发酵“苔藓”并把“苔藓”作为食材制作“冬日回春三明治”以及售卖“苔藓”三明治的过程。第一部分的结尾句“本书只收录冬日食谱, 这季节生活艰难。”说明诗人将这一部分发生的事情置于艰难的冬季环境的大背景之下。“每当冬天来临, 老人们就会进入树林, 采集只长在特定刺相树阴面的苔鲜^[4]。”诗歌开篇就描写老人们进入树林采集“苔藓”的过程。“苔藓”成为读者认知上凸显的图形, 而树林则是这一部分的认知参照点, 即背景。树林是自然的一部分, 同时也暗示着冬季物质匮乏时期的生命补给站。“苔藓(the moss)”前加的定冠词以及作为定语从句的先行词会强烈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并好奇诗人接下来会围绕“苔藓”展开何种叙述。尼基塔·阿若拉(Nikita Arora)在《苔藓的多重意蕴》中说“苔藓有着悠久的历史, 虽增长速度极为缓慢, 却始终与人类毗邻而居, 从都市到乡野, 随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它默默见证着人类世界及其飞速的发展进程。”^[5]

吴为善归纳图形和背景的关系属性并提出图形和背景的共存性。无论描述何种事件, 在认知层面上, 图形和背景必定同时存在, 但在语言层面上, 背景有时可以隐去^[6], 例如第一部分接着说:“回来后, 妻子们接手发酵苔藓, 尽管苔藓的处理是一项耗时的项目, 但老人们仍旧耐心的完成了这项任务。”^[4]从上述内容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苔藓”仍是图形, 但诗人并没有明确给出发酵“苔藓”的特定场地, 按照诗人的思路去寻觅, 会发现第二个背景是冬季艰难环境背景下的“家”。两者同时存在, 具有一定的共存性。但在语言上如果单独地说“发酵苔藓”, 则是隐去了背景。《冬日食谱》中揭示了老年人的被遗忘, 指出“他们出生在另一个世纪”^[4]。然而, 这些老年人通过制作苔藓三明治, 体现了在艰难时期的生活智慧, 暗示他们应该得到集体的尊重和关怀。诗歌接着说:“苔藓发酵完以后, 拌进野芥菜和硬梗草夹到剖开的拖鞋面包中, 像法式三明治那样重, 然后就做成了“冬日回春三明治”(invigorating winter sandwich)^[4]。“invigorating”(使人精力充沛)的语义与“冬日”背景形成反差, 使人产生春日与生机的联想。而“苔藓拌入野芥菜、硬梗草, 夹进拖鞋面包(ciabattine)”的制作细节, 则暴露了生存的窘迫: 冬季老人们的餐食本就只有“拖鞋面包”(即诗集标题“冬

日食谱”所指),当食物极度匮乏时,苔藓三明治便成了诗句中“没别的可吃时人们吃的东西,就像沙漠中的无酵饼,我们父母称为苦难饼。”诗人在此处引入“沙漠中的无酵饼(matzoh)”的典故,进一步强化了苔藓三明治作为苦难符号的图形:典故记载无酵饼象征犹太人出埃及时的艰辛,格吕克借这一典故,将苔藓三明治与“苦难”绑定—它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老年人生活艰难与辛酸的具象化表达。而制作三明治的全过程,从采集时的奔波、发酵时的耐心,到混合食材的细致这一过程映射出老人们的晚年生活,也揭示出他们积极的老年生活方式。诗歌中的老人们参与适度体力劳动,充分彰显个体能动性,打破了老年无用的刻板印象^[7]。

然而,这种自食其力的生存姿态,背后暗藏着更沉重的生存窘境——“有几年,有个老头在树林里不愿回来,而他妻子就需要过一种新生活,做护理员助手,或者指导那些做重活的年轻人,或在下雪时去露天市场兜售裹在蜡纸里的三明治”^[4]。接下来,诗人描绘了售卖“苔藓”三明治的场景,与之相对应的背景为冬季艰难环境背景下的露天市场。这一部分不仅打破了前文老人采集、妻子发酵的家庭协作平衡,更将“苔藓”从家庭内部的果腹食材,推向家庭外部的生计依靠—老头的缺席迫使妻子转向新的谋生方式,而在下雪时去露天市场兜售苔藓三明治,则成为她维持生计的关键选择。下雪天的露天市场,是冬季艰难环境的又一具象化延伸—凛冽的风雪、露天的场地,比“树林”“家”更直接地暴露生存的残酷;而妻子裹在蜡纸里的三明治,既延续了前文苔藓三明治=救命粮的属性,又新增了维持生计的商品属性。诗人在此处同时提及“未返回的老人”与“做重活的年轻人”,并非偶然:前者暗示老年人劳作的生命风险,后者则构建了老少共担生存压力的对照—二者均通过劳作实现生命价值,并无存在论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但老年人需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生计的处境,显然比年轻人更显窘迫^[8]。

格吕克将一群老人置于极端无助的环境中,其创作意图在于凸显他们面对困境时的超人智慧与坚强意志—当天寒地冻、食物匮乏之际,他们不仅能够凭借自身能力维持生存,甚至有余粮运往市场售卖,为他人带来生的希望。这一部分以老人采集“苔藓”、发酵“苔藓”并做成“苔藓”三明治为主线,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生存图景。“苔藓”作为图形,既是食物匮乏时的生存保障,又隐喻着生命在严酷环境中的顽强。而与之相对应的背景从野外严酷的自然环境到体现老人

们经济生存延伸的露天广场,以务实的笔触描绘出了生存现实,奠定了全诗的基调—即在艰难中坚持,在匮乏中创造。

3.2 “盆栽”—从精神寄托到生命自由的升华

在《冬日食谱》的后三节中,植物图形由野外生长的“苔藓”过渡到了室内的“盆栽”,诗人将抒情地点从野外的冬季艰难环境转移到了一个室内“被指定的小房间”,这一空间背景的转换暗示着老人们的生存需求转向审美需求和精神寄托。

在文学文本中,图形和背景的动态性特征可以通过前景化手段实现,“如重复,与众不同的命名,新颖的描述,富有创意的句法序,双关语,押韵,头韵,韵律节奏,创造性隐喻的使用等。”^[9]《冬日食谱》第二节伊始,诗人便采用了新颖描述“最漂亮的(“prettiest”)苔藓会被留着,用于盆栽(“bonsai”),放在一个专门的小房间。”汉语拼音和定语从句以及用形容词最高级来修饰盆栽。进一步凸显前景化图形“盆栽”,诗人对盆栽的制作以及为盆栽挑选容器情景进行了细致地描写。首先,诗人说到制作盆景需要遵循复杂的规则,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技巧的工作,即使这样老人们依旧不辞幸苦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当为盆栽挑选容器时,诗人选择了祖母送给她的瓷碗,因为这个瓷碗承载着家族的传承和记忆,也进一步凸显了诗人对盆栽的重视。格吕克还营造一种“人造自然”的环境,盆栽“只剪裁/对物种来说是自然的形状”^[10],而不会被制作成动物形状,因为微缩树木制作成动物形状便违背了树木的自然天性。考虑到疫情,诗人对盆栽的悉心呵护与修剪,暗含着其内心对回归自然的强烈渴望。诗人试图构建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在那里感知生命的律动,审视真实的自我。

在描写老年人劳作的状态中,格吕克还通过“苔藓”和“盆栽”传达出的自然观进一步指向了生命的自由问题。年迈的老人们虽需亲自下厨做饭、打扫屋子,他们还把品相好的苔藓用于制作盆栽,并将照料盆栽视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那些树就是一切”^[11]。那些树便是盆栽里的松柏。松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文化里是延年益寿的象征。松柏被老年人视作自身的缩影。在中国文化中,松柏以顽强生命力和延年益寿的象征而闻名,也正因如此,它成为老人们寄托自我期许的精神载体。人们对“盆栽”的养护和关注又体现了生命的坚韧和人们对生命的珍惜。每当盆景中的松柏枯萎,老人们就会陷入深切的悲痛,仿佛从中窥见了自身生命的终局;当落叶飘零在盆景的石头与苔藓之上,言说

者也会触景生情,深刻体悟到生命的无常与脆弱。不过,老人们并未长久沉溺于哀伤而是在他们与自然的相处之中参透了“万物终有一死”的规律,即使是被精心呵护的盆栽也不例外。这一现象暗示着生命的脆弱性。树木的枯死、生命的终结,是自然万物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正如《道德经》第十六章所言:“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12]。落叶归根不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更是新一轮的起始。因此,老人们不再沉溺于身体衰老、生命消逝的伤感情绪,而是选择遵循生命流动的自然规律,顺应天地万物的生命之“道”。

通过对《冬日食谱》中植物“苔藓”“盆栽”的图形一背景理论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格吕克的诗歌中植物是如何构建其诗歌意义的。“苔藓”一冬季艰难环境背景这一图形一背景关系体现出诗歌中的老人们积极的劳作观,从而进一步展示了诗人的创作意图,即不为物欲所累从而内心平和,在极简的生存状态下依旧顺应自然之道生活。“盆栽”一“被指定的小房间”这一图形背景关系加深了诗人对老年阶段生命价值的诠释,即在真实自然和“人造自然”之境中取得内心之“静”,从而实现生命自由的状态。

4 主题的图形化—《雉鸡图》的凸显

《冬日食谱》的封面设计是凸显主题重要的图形元素,封面简洁空灵,由八大山人《雉鸡图》作构成。画作无声却有力地传递了诗人对生命的哲学思考。《雉鸡图》是一幅黑白水墨画,画面上的主体是一只孤独的雉鸡,其余大部分是留白。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视觉情景是图形-背景相互分离。当我们注意某个物体时,一般很难同时注意或者很少注意到它的背景,这就是所谓的“图形-背景分离现象”(figure-ground segregation)。根据完形心理学的观点,图形的确定应遵循“普雷格郎茨原则”(Principle of Pragnanz),即通常是具有完形特征的物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小的物体、容易移动或运动的物体用作图形^[130]。从印象上来看,封面《雉鸡图》中的小鸡图形是一个次结构,它在感知上比其余部分(背景)要更显眼些,并且作为一个中心实体具有特殊的凸显,与之相对应的留白围绕它组织起来,并为它提供一个环境。“与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相对密集的区域,具有被选作图形的强烈倾向”^[131]。理解为何格吕克采用八大山人的《雉鸡图》作为诗集封面可以从图形与背景的多层次关系着手。

当然,这首诗集所要表达的深刻内涵应当与封面八大山人的《雉鸡图》一同来欣赏,因为它是作为背景的诗集的图形。中国画家八大山人以精纯的技法为基

础,用哲学的智慧来作画,借视觉语言来表达对人生、历史乃至宇宙的思索^[13]。画面上奇特而神秘的是小鸡转动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冷漠与桀骜不驯的天真,不屑一顾。画的右上方题有诗句:“鸡谈虎亦谈,德大乃食牛。芥羽唤僮仆,归放南山头。”落款印为“可得神仙”。诗与画相辅相成。题字是一首充满典故的五言绝句,也是整幅画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前两句通过“鸡谈”“虎论”的典故,讽刺了魏晋时期盛行的清谈之风:晋代有一人买了一只长鸣鸡,将其养在窗边,最终这只鸡竟能说人话,整日与他谈论玄学;而“虎亦谈”则指那些谈论玄学理论的人,被禅宗称为“虎”^[14]。诗句背后传递的是:生命的体验与顿悟,不应也不能被对知识的追求所替代。因此,在后两句中,八大山人希望他的小鸡能在山中自由生活,而非像斗鸡那样被世俗欲望束缚—斗鸡的尾巴会被涂上芥末,以刺激它们相互争斗。八大山人简约的画作风格与诗集的风格相呼应,诗集在书页排版上有大量留白,诗作数量有限,形式上体现了简约之风,这种简约又不影响诗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二者相得益彰^[15]。格吕克采用《雉鸡图》来表达向往自由浪漫,超越争斗,独立淡远的情怀。这种画面和诗句所传达的审美意旨和警世箴言,为诗集营造了独特的氛围和思想深度,成为理解诗集哲学思考的重要图形。结合画作的构图,通过将小鸡置于一个空白的世界中,这只动物被转化为宇宙中永恒存在的象征,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轮廓是最简单的,没有对其身体的详细描绘,也没有其所处环境的相关信息。因此,物体本身被置于前景并可视化,要求观者用心去体验和感受,而不是用眼睛。这种用心灵的真实取代视觉的真实,也是格吕克对读者耐心品味字里行间含义的期望。

作为留白背景下凸出的这个小鸡和生活在当今美国老年社会背景下的格吕克的联系也是理解这首诗集的关键。《冬日食谱》呼应了简约的封面,指出与未知宇宙相比,人类是无限渺小的,与空旷世界中的小鸡并无不同。诗集中的第一首诗,简单的起题为《诗》,以一对夫妇观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从一个“画有鸟图案的盘子”中吃野莓,然后飞走的超现实画面开始。这对夫妇渴望同样的飞翔,但只能以“向下”的动作下降。他们最终接受这个世界比“上一个”更美丽。这首开篇诗凸显了封面小鸡安静接受生活能力的情感。无论是中国古代画家八大山人,还是当代美国诗人格吕克,他们都通过作品中的艺术化理想投射,实现了内心世界的精神共鸣。对两人而言,生命的意义在于超越名利,

最终达到真正自由、精神独立的生存状态。

总之, 这些背景元素围绕诗集主题这一前景, 相互交织、相互映衬, 使《冬日食谱》在读者眼中成为一个立体且深刻的文学作品, 促使读者反复研读、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 [1] 刘文, 刘增虎. 认知诗学研究[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 [2]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NY: Routledge, 2002.
- [3] 包慧怡. 格丽克诗歌中的多声部“花园”叙事[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01): 51-63.
- [4] Louise Glück, *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1.
- [5] 苦山, 尼基塔·阿若拉. 苔藓的多重意蕴[J]. 世界科学, 2023, (02): 4-8.
- [6] 吴为善.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7] 方杰. 格丽克诗集《集体之家的冬季食谱》中的死亡之思[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2, (05): 46-55.
- [8] 生安锋, 郑春晓. 倾听与缄默: “不可信言说者” 格吕克的生存之维[J]. 社会科学研究, 2022, (04): 85-91.
- [9] 汪虹.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的认知诗学研究[M]. 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6.
- [10] 李晓梅. 论露易丝·格吕克诗歌中的植物诗学[J].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2025, 40(01): 52-57.
- [11] 任贺贺. 暮年之思——《来自集体的冬季食谱》中的道禅书写[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24, (02): 32-39.
- [12] 黄善卓. 《道德经》[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 [13] 朱良志. 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诗情[J].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23 (06) .
- [14] [南朝宋]刘义庆, 《幽明录》[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年.
- [15] 曲锦琪, 杨名麒. 自由、虚空、物我合一的境界——浅析八大山人作品[J]. 文学艺术周刊, 2023(08).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